

四書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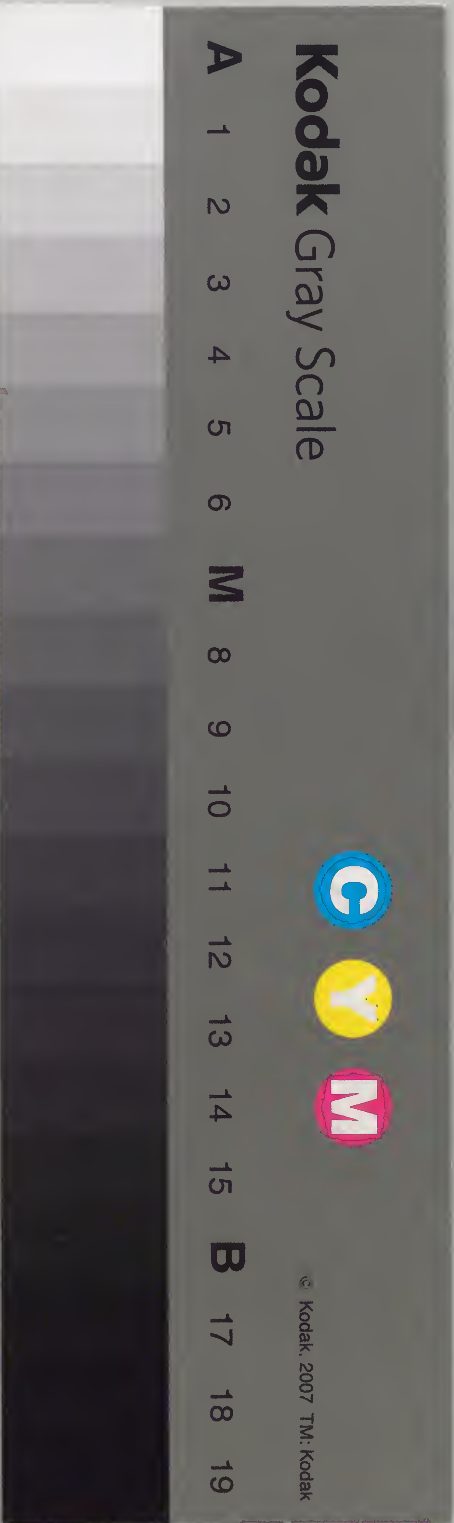
孟九十

十

		八	漢
	六	五	書
	九	九	門
一	九	九	
二	五	九	
冊	架	函	類

庫	文	閣	內
二	八		漢
七	五		書
函	九		
一	九		
四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99
冊數	12 ( 10 )
函號	277 133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號平聲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

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

慕也

新安陳氏曰怨慕二字真得舜之心亦包盡一章之意怨非怨親

怨已之不得乎親也慕則念念不忘而思其親也蔡虛齋曰通章以怨慕二字作主首節因問而言其怨慕次節辨

其怨已而非怨親三四極言其怨慕末節斷其為大也杜曰人曰怨慕訓怨不得親而思慕註是時說謂姑勿明言以留

問也非也蓋萬章但知不得親之常道而不知怨不得求得之  
深心故疑舜不宜怨此即長息之見因引公明高非爾所知之答  
推不怨為恕之非以曉之問答原各有意而不相妨



金那山曰大舜大孝只一孺子之慕怨即慕之迫切處怨在慕裏面非怨親怨己之不得乎親也故下文將憂字形之慕不得則憂憂莫解則怨直到允若底豫方解却憂與怨方免號泣下逐段形容雖解怨字之惑却逐段顧盼慕字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愬言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

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愬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

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金那山曰孫宗古疏云孟子言公明高以孝子之心有不得意於父母為不若此愬然無憂也以其有不得父母意故有是怨也舜必謂我竭盡其力耕作田業共為子之事以奉養父母而父母反不我愛恤誠於我有何罪哉故自求責於已而號泣怨慕也萬章不知怨即是慕單就怨字疑舜孟子引公明言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愬是慕親不能自已處於我何哉正自怨以求必得乎親處自竭力耕田一氣赶到何哉謂我竭力不過供職而已父母之不我愛必有所在何百計尋思而不得也合四句拙一怨慕心事千古如見憂即言其不愬愬即言其不憂而已矣與何哉緊相呼應按渠註自責不知已有何罪亦本註疏但孫疏似截不若是愬句一段語氣欠順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



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

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

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

甚也

雲峰胡氏曰如窮人無所歸六字形容得舜之情不得以自達身  
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其怨慕迫切之甚可知

蔡虛齋曰此承上節推進一步言舜雖處可樂之地未嘗不怨慕  
不但號泣於往田之際也供養之後人心之附得君之隆如此而  
如窮人無所歸如雲峰之云也

金瑯山曰此節是叙事。舜帝使等項見舜之心惟期順於父母躬  
耕時云父母不我愛得君時云不順於父母孟子之言自有淺深  
須要識得始時父母不我愛必我不可得父母之愛也終時惟憂

不順乎父母只憂我不順於父母便見舜皆是反求諸己如窮人  
無所歸正是憂之深處呂氏春秋堯有子十人是丹朱不在所使  
之中趙氏惠云丹朱以  
嗣胤聞庶無事殊非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

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

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

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好妻皆如字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

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金瑯山曰此推舜之心句句從上節看出覆說一番此憂一切俱  
解不得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惟字正就舜心上說出此日之憂



正是終身之慕。不憂則恕。解實難解。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 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林次崖曰怨慕兩字相因方未得乎親之時怨慕字俱當用及既得乎親之時只當用慕字故孟子始則說怨慕終只說慕

王麟洲曰憂之難解正以舜之慕非常人隨妻子富貴遷之慕耳雖經歷許多可喜可願之事只知有父母依然孺子故曰大孝說到五十而慕見舜於少艾妻子富貴俱歷過了此時猶慕則皓首終身更有何物能動得他就慕處見得怨即是慕不必疑號泣是怨父母意在言外

方孟旋曰子於大舜見之矣謂見其心也此心在五十前見慕之所由起歷山之泣窮於心非窮於遇此心在五十後見慕之所以終尊養已至心猶若有未至故謂大孝見字照非爾所知知字看金瑯山曰人少則慕父母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知好色則情欲知之這一知字壞起便移了慕親的心舜惟於父母外無所知無所有九男二女等項舜非不有也惟此不移於所知耳於大舜見之直見其心也始因叙舜事直言怨慕因萬章丟慕而言怨後只發明慕字而不足以解處正有怨字在內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



# 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懟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懟讐

怨也舜父頑母嚚嘗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讐

怨於父母也

蔡虛齋曰告則不得娶正答不告而娶之問下數句詳不得娶之廢倫見告不可泥也

金瑯山曰萬章桃應諸章乃孟子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因問置答有無真偽不辯也告娶正也舜事親至孝使當時雖不敢違堯命或中心微有不悅舜心如何能安不告而娶在子為不孝告不得娶在父為不慈且瞽有逆君命之事故不告而娶不忍使親露不慈之意彰逆命之名迹雖違而理實順此正舜曲體親心仁至義盡處堯不患瞽逆君命只恐舜不敢逆親意妻舜不告善為舜全倫善為舜全孝非以君治之之說程註誤信如以君治之之說則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舜亦將以君命赦之已何為竊負而逃夫

舜為天子欲庇其父不敢違一士師豈身為人子欲全其倫至披天子之勢以行之哉下文明言帝不得娶正見堯為舜地曲全人骨肉之間非逆慮瞽之不從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

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 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

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蔡虛齋曰妻舜不告不使舜告也不得娶者瞽雖不敢抗堯未始不可禁舜此又著在帝堯身上以深明瞽之不可告此舜之所以不告而娶乃用權以全倫不失子道之常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



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  
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  
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  
喜亦喜

張都禮反忸女六反忸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  
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  
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旣入深  
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中出去卽其事也象舜異母  
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  
功也舜旣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已功也干盾也戈戟  
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珣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  
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已妻也象往舜  
宮欲分取所有見舜坐在牀彈琴蓋旣出卽潛歸其宮也鬱陶思  
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  
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  
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  
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  
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南軒張氏曰象之憂疾舜而謨害之也。舜亦憂者。憂已何以使。象至。此也。象之喜者。彼云思君而以喜來。舜固不逆其詐。亦從而為之喜也。憂也亦憂。喜也亦喜。是其心與之為一。親之愛之。不知其也。此仁人之於弟。天理人情之至也。象憂而舜漠然不以為憂。象喜而舜疑之不以為喜。則在我之誠。先不篤矣。豈聖人之心也哉。西山真氏曰象欲殺舜。其迹甚明。舜豈不知。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略無一毫芥蒂於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嫌疑萬端。惟恐發之不早。除之不亟。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是也。世儒疑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但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

雙峰饒氏曰完廩浚井事。儻無則不告而娶。亦焉知其非無。孟子於此不辨。下咸丘蒙之問。孟子却責之。蓋舜為天子。不受堯與瞽瞍之朝。此決然之理也。此章說象與瞽瞍事。容或有之。是以不辨。大凡看書。且看大意。如前章重在為不齊。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兩句。此章重在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兩句。

金仁山曰完廩浚井。本文自明。捐階謂下階去。下而瞽瞍焚之。浚井已出。而瞽瞍揜之。蓋舜之事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使父母有殺子之惡也。

方遜志曰鬱陶思君之言。未必全是偽。如至暴虐不仁之人。乍見孺子入井。亦必怵惕惻隱。焉知象謨蓋後。忽見舜在牀。不幡然自悔前過。忸怩正他真心動處。

郝京山曰此章皆處大倫之變。而極盡其情。孟子就難言處。分疏殆盡。與下數章皆當求答者之意。不當疑問者之事。但得聖人之心。即天下無難處之變。何問有無。

梁無知曰使完廩曰父母焚廩。獨曰瞽瞍是焚。止瞽一人也。浚井待其出而後揜之。此舜所由生也。可見瞽父子天性之愛。原未泯滅。當舜死生呼吸之際。便自有斡旋。後來底豫如此。

金瑯山曰焚廩浚井。不敢云無。兩笠捍下。匿空放出。亦不敢云有。就書解書。因事言事可也。焚廩在捐階之下。從而揜在出之下。仁山說是鬱陶度與云鬱而不伸。猶陶瓦處烟氣鬱而不散也。忸怩是象當時。覺得舜知其謀。倉卒良心。發露處。象意不安。舜心便不安。要使彼此相忘。兄弟既翁。方是舜本心。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



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圍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  
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乎既烹而食之曰得  
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  
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育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圉困

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  
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  
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  
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 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  
之常也

馬錫山曰象雖非愛兄之弟弟原有愛兄之理彼以愛兄之道來  
非以象來乃以弟來也弟之情方來兄之情即往故誠信而喜之  
天下無真人情而有真天理此際須看出聖人至誠順應處  
金瑯山曰校人欺子產與象欺舜不同魚既烹而云得所無迹可  
見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象殺兄而云愛兄其迹已露將誰欺乎但  
聖人天親為重直以無心應之引子產一段重可欺以其方發出  
誠信奚偽耳聖人人倫之至只是一誠雖不幸處父母兄弟之變  
始終是至誠感通仍不失天理之正不告而娶憂喜與同純是天  
理皆非勉強故曰察於人倫又須識得舜愛弟處即舜順親處孺  
慕真心觸處自見見父而不見其頑故卒全其為父子見弟而不  
見其傲故卒全其為兄弟至誠盡性其理一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  
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蔡虛齋曰封之二句一章大綱重封之句封而非放且不為又忍誅乎

金瑯山曰封之也二句正是親愛處使吏治國不得暴民正是仁人之於弟處或曰云者此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有庫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庠音鼻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

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

留著其怨

雙峰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怒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留之少間便釋然親之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之欲其得遂所欲富之是也此六句泛說仁人待弟之厚封之有庠五句方就舜說末三句反言以見其當封象意

全弇州曰舜之誅四凶而封象也四凶得罪於天下象不過得罪於已得罪於天下雖弟無赦得罪於已雖疎無誅况親如弟乎謂



聖人修匹夫之怨於弟非也

金瑯山曰誅不仁要見除民害意方與有庠奚罪相對仁人固如是乎至則封之緊頂有庠之民句說此節只重仁人之於弟數句怨怒俱屬弟說象雖怨已怒已舜胷中但知有弟不見有怨怒也若以怨怒屬舜便似舜尚有怨怒在王文成云只說不留怨怒於胸中語意自融不消說在弟亦是親愛不必盡於富貴然必藉富貴以行親愛從身為天子看來親愛即休戚同體意富之貴之總是親愛懇至處富貴內却隱寓轉移化導意方全得親愛初心不然徒參以富貴去養惡天倫一間豈所謂仁至義盡者哉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 吳氏曰言聖人不以<sup>當</sup>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朱子曰封之有庠富貴之是不以公義廢私恩所以為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不得肆暴是不以私恩害公義所以為義之盡後世如漢文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不得謂之義皆兩失之



朱氏公遷曰篇首及此章皆以舜處其變者言之不得乎親而怨慕者孝之至及象至不仁而誠信喜施者友之至此不失乎常者也封之有庫而富貴之常道中雖有權均不失天理之常也吾友操公琬云大舜之於象也誠信喜之則聖人自然之天所以盡其愛之之心也封之有庫則聖人處事之法所以全其愛之道也舜之處象如此而周公之處管蔡不同其說則先儒之論備矣  
蔡虛齋曰使吏治其國二句舜保全其弟之深意雖然以下又一轉語舜當諸侯來朝之期則釋已政事以受朝而兄之惟象之來見不拘朝貢之期故舜不待釋其政事以見之見其源源而來也總明舜愛弟之仁封之有庫已是親愛其弟且於封之中曲盡保全薰陶之意尤其是親愛無已之仁因放象之議而為之辨釋如此程竹山曰殺兄不仁也棄弟亦不仁也未殺無殺之實不封有棄之形故當以此求舜處象之意  
金瑯山曰因使吏代治象不得有為便疑是放不知此正權衡精密委曲全弟處豈得暴彼句孟子推出此意釋前虐及有庫之疑耳雖然一轉急挽到親愛上說舜當日雖為有庫地却是欲象常來見情意周洽始終無間見仁人待弟之至不及貢不與岳牧同朝觀之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慮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朝音潮岌魚及反喪如字 咸丘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感輦感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



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雙峰饒氏曰：百姓是畿內百姓。古者天子崩，畿內百姓諸侯薨，國內百姓為之斬衰。皆期年。周制百姓期年。此則百姓三年。至四海雖無服，亦遏密八音，不作樂。堯老舜攝一句已斷盡。舜之不臣堯，又引孔子之言以斷堯典所載之事。民決無二王之理。則堯典舜率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分明是天子崩而舜未嘗即天子位也。南軒張氏曰：堯老而命舜攝天子之事，是堯猶為君而舜則臣也。

堯崩，舜率天下臣民為堯三年喪，是猶以堯之事行於天下也。至堯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而天下獄訟謳歌歸之，後舜始踐天子位。此堯舜相繼之際，書傳所載莫詳焉，而不獨見於孟子書也。王心齋曰：時造此語，妄引孔子言為證，此皆無父無君者假古語以行其私，所謂橫議也。斥之為齊東野人，蓋齊國習見篡弒之事以為常，故有此等議論。

方孟旋曰：蒙述古語無據。孟子引堯典有微辨，臣堯臣父，雜引詩書，折衷是否。蓋謂語不為詩書者，皆當以齊東野人黜之。

金瑯山曰：末節引書證，父不得而子，則古語盛德三語，是言君父不善，不得及於盛德之臣子也。咸丘錯解妄引，且牽孔子言，故以齊東之語闢之。此語字正與語云語字相應。堯老句，是以已意斷其無臣父之理。引堯典及孔子言以證明此句，又見無臣父之理亦破他語云。及孔子言，世多以百姓為庶民。按唐張說云：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爵土者也。則此百姓蓋指有位者言。即諸侯也。如喪考妣三年為君，斬衰三年為君，斬衰三年也。四海汎就庶人，言禮不下庶人，庶人無服，亦但遏密八音而已。饒雙峰謂百姓是畿內百姓，如平章百姓皆指畿內，似仍屬庶人。此又一說。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朱子曰逆是前去追迎之意大抵讀書須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然後度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牽聖賢之言以從已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誦况又義理窒礙實有所不可行乎

慶源輔氏曰以文害辭是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辭也以辭害



義是泥一句之辭。而害詩人設辭之意也。意是已意。志是詩人之志。以我之意。迎取詩人之志。然後可以得之。

陸象山曰。讀書須明物理。處事情。論事勢。如讀史須看所以成敗。是非處。優游涵泳。自得。知此則如以意逆志之法。若憑已意去。忖度前人。畢竟扞格不相入。凡讀經史皆然。非獨說詩也。

蔡虛齋曰。是詩二句。言其引詩之非。勞於王事四句。原其作詩之志。故說詩四句。示以說詩之法。如以六句。折其泥詩之病。孫次崖曰。自普天之下。至此之謂也。是說舜無臣瞽瞍之理。說詩一段。破其引說之謬。以見莫非王臣之言。非天子可臣父之謂。尊養一段。見舜為天子始得以尊養其親。非謂可以臣其親也。

郝京山曰。詩與他經異。說詩與說他經異。他經辭志。胎合。詩辭往往不似志。志者作詩之本也。心無古今。志在作者。而意在後人。由百世下。仰遡百世上。曰逆。非謂聽彼自至也。有心曰意。非謂不敢自必也。詩三百篇。止詠三百事。而六籍所引證。百家所節取。言語應對之所寓。託聲音歌舞之所倡和。因事比類。義理偶合。莫不可觀。可與。惟詩為然。故詩不在文辭。在意與志相通。如論孟引詩。何嘗據辭。皆以意逆之也。淇澳之切磋。與貧富何預。碩人之巧笑。與禮何預。夫子稱為知來。孟子引栢舟。溫於羣小。以為孔子。引綿不

參厥愠。以為文王。故善言詩。莫如孟子。

金瑯山曰。此蒙引詩以伸臣父之辨。重疑莫非王臣句。孟子說詩重。在不可。害。志上。志者作詩之本旨。普天四句。辭也。賢勞失養。志也。周餘二句。辭也。憂旱。志也。不逆。憂旱之志。遂謂周民無遺種。不逆。憂親之志。便謂天子可臣父矣。亦是以引詩還他。引詩是詩也。蔡氏解深得之。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養去聲。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雙峰饒氏曰。尊親養親。雖是二事。然尊與養相須。養之至。乃所以尊之也。故可疊而為一。亦可拆而為二。孝子之至。四句。返說上二



句孝字虛尊字實下二句尊字虛養字實

慶源輔氏曰上既言讀詩之法以破其惑此又言尊親養親之至見舜無使父朝已之理夫舜既為天子則瞽瞍實為天子之父備享天下之奉而舜為尊親養親之至矣故引下武詩以詠歎之謂如舜者然後可謂能長言孝思而為天下法則者矣豈有使父北面而朝之理乎

蔡虛齋曰蒙以舜為天子可臣其父孟子以舜為天子正所為尊養其父之至而成為至孝引詩是武王有天下而以天子之孝刑於四海之事引以贊舜言詩之所稱即舜為天子尊養其親而足為天下取法之謂也則是則他一點尊養其親念頭皆思立身揚名以致尊養非則其以天下尊養也

平春宇曰孝子節正見舜之得成大孝者以其為天子而以天下尊養其父非反以天子臣其父也尊養之至重由匹夫而得之上引詩言孝思維則正是武王繼緒有天下者為天子之孝可與舜例故特借以贊舜非汎引證之辭

楊貞復曰自古帝王皆是尊養奚獨舜但頑嚚之親為天下之棄舜能以天子父尊之以天下養之終身之慕展於尊親之間孝思無毫髮虧欠此所以為孝之至也

鄭孩如曰引維則之詩只說則其孝便思立身揚名以致尊養隨分自盡家國俱可若人人都以天下尊養盡孝則越思矣

金那山曰孝子之至提起看尊親正是孝處養正是尊親處四句泛說下方著舜引下武正示以說詩法也舜武時異事殊以意逆志則舜之孝思與武之孝思一也如以辭而已矣下武之詩與舜無涉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即此可推如此說方喚得引下武語意出若只就舜孝足法明其非臣父上文已盡不須復引詩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

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雲峰胡氏曰如蒙之說則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以位言也不知古語云盛德之士本自專以德言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此舜之盛德處瞽瞍允若則反見化於其子父化子者常也不能化子而反見化於其子是為父不得而子。

金瑯山曰下武咏武王耳却推出舜孝思維則來書信允若特以見舜之得親順親却又推出父不得而子的道理來此皆觸類旁通以意逆志處通章肯綮全在逐段叠引詩書孔子語或據實引證或發所未明皆指點蒙不當惑志俗語使臣子藉口盛德以叛君父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豈齊東野人之言可盡信哉末句亦非古語意亦非孟子解語正意猶云如此看來却像是父不得而子也莫著呆相。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徐巖泉曰堯咨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孟子天與之說蓋有自來但堯當時何處驗天之曆數在舜亦只於事治民安神享行事見之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之淳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

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蔡虛齋曰行出乎身事措諸天下其實一也默相其行事而使順利是即天與之意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



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慶源輔氏曰上只言天此并言民者天民一理天實以民為視聽也舜相堯二十入載固天也至於朝覲訟獄謳歌則人耳而亦曰天者以天統人與人證天皆天也暴者使為相攝政顯示斯民使將君臨之意受字有天順民歸意下薦人於上公心也若有必上用之之心則私意矣孟子此言不特說得三聖授受明白而於人臣薦賢之道大公至正之心亦盡彼竊位蔽賢者固不足責而進一善達一能上必君之用下市已之恩者皆非也

陸象岡曰以諸侯大夫薦人而言特借來形出天子不能句其所不能處即天也天受固天民受亦是天

金瑯山曰本說薦舜於天却又說暴之於民正從民心驗天意也本重民歸見天與却又以神享為天與蓋神亦因其事治民安始翕然居歆也前數節俱從為相時行與事上論至舜相堯節則自為相說到踐位始終見其所所以得民即得天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至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至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治去聲

蔡虛齋曰至祭至事皆舜行事所在至祭如顓帝祀宗之類百神享如七政以齊便天神格山川以奠便地祇順至事如徽典叙揆之類百姓服是安之也此發明天與之意下又即攝位之入以致踐位之際人心咸歸者言之要亦上文天受民受之理也末引太



誓以見所謂天與者。繫自民心所歸見之。非天自天而人自人也。  
金那山曰天與二句不平。天之與之。卽在人與一驗之也。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

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

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

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卽豫州也。訟獄

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蔡虛齋曰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此天字指氣數言。二十八載則施澤久。所以得民深。二十八載之後。天下歸之。亦本於此。故曰天也。此天字便兼天說。應天與之。不應此節天字。

金那山曰此是承上節說來。人字見舜非受堯之天下。堯非與舜以天下。皆天也。下朝覲謳歌訟獄。正見人與卽天與處。是篡也。正對非人之所能爲也。

###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朱氏公遷曰此章天字。以至宰言。凡自天意而言者。皆以至宰言。孔子重言天厭之。及天生德。天未喪斯文。孟子言天位。天職。天祿。天未欲乎治天下。及引詩書所言天作孽。畏天之威。皆是此類。此與命以福祚言者相貫。

蔡虛齋曰引書證朝覲數句。實總承通章。蓋天以行事示與舜之意。歸重神享民安。而神享卽於民安見之。朝覲一段。俱民安之實。故引言以證民心與舜。卽天之與舜也。禪天下。歸之天。論天歸之民。此古今之格論也。

金那山曰太誓是征誅之天。決於民心。引太誓見禪受之天。決於民心。卽此便識禪繼。一天意聖人何容心之有。後世莽操往往竊



天與之說自文其姦然攘奪神器雖得必失而禍敗隨之孰謂天可欺哉學者取孟子所引太誓之說推之益見唐宋取天下如李唐之於隋趙宋之於周皆不得其正豈得云天與之哉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潮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

也楊氏曰此於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蔡虛齋曰此章明繼統之出於天天與賢四句一章大旨舜薦禹於天至而從舜也是言與賢之事禹薦益於天至節末是言與子之事下丹朱六句是言天之所以與賢啓賢四句是言天之所以與子者皆是天意之所在而總非人力所作爲而自爲非人力所招致而自致也以氣數言謂之天以人皆限於此氣數謂之命重在子之賢否上子賢則爲相者不論久近皆無得天下之理故下四節專以繼世明禹益之事而不及爲相匹夫節略輕匹夫必有德有薦乃有天下益有德有薦矣然天與一匹夫必奪一繼世繼世非桀紂天必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薦而不有天下相湯二段皆申明繼世以有天下末則結言禪繼皆帝王奉天命無私心應上與賢與子之意

金那山曰不言堯薦舜者以已見上章若堯崩之後二句正是禪筆之妙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並去聲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朱子曰天如君命如命令命有兩樣得之不得曰有命天命之謂性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修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而傳與舜

朱氏公遷曰此章命字與莫非命也非正命也行法以俟命居易以俟命不知命之命皆以氣言兼言氣之長短厚薄不齊者

北溪陳氏曰天與命只一理就中則微有別爲以做事言做事是人非人所爲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力非力所致便是命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義言却包命在其中其自人言之謂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後見故吉凶禍福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爲命乃是於天理中截斷命爲一邊而言其指歸一爾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人受來如何見得是命

陶石簣曰莫爲莫致二句以天爲主又說命正見天之著落人處

金那山曰堯兢兢業業禹祇台只一敬合心法治法道統皆在其中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  
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

**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

**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艾音又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

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

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

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

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

商所都也

蔡虛齋曰自怨是追咎既往自艾是修治將來仁義卽自艾之實此雖尹一放之力亦是天啓其明不欲廢他處



#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蔡虛齋曰此章天字大抵指氣數言此節本文無實事故註云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知周公之不有天下則益之不有天下益明矣

#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音擅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

○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羅長源曰子不可傳故於親愛之私而必傳子可傳或貪禪遜之名而不傳皆非天下之公心

金瑯山曰傳賢傳子禪繼雖殊皆善承天命同歸於義故孔子以義一斷之須知禪非堯舜之聖不能行非堯舜之時不可行禹之傳子正所謂繼也啓賢繼世正以繼道未均不能繼道豈能繼世故天不與桀紂雖幸繼世未能繼道故天必廢啓能繼道因得以繼世太甲成王雖未可謂之繼道却亦不失為繼夫道之所在傳子與傳賢一也自三代皆然禹豈德衰首節兩說吾君之子二節逐將朱均形出啓賢能繼天安得廢之天不廢子則賢相不論久近皆無得天下之理不獨一益也重啓賢一句見禹非傳子正傳賢也禹之道即堯舜之道也啓敬承繼之故曰啓賢吾君之子正以其能繼吾君也繼世有天下而天不廢正以其可繼而不容廢也匹夫四條連絡說下去見匹夫有天下必舜禹之德天子又薦之又須繼世如桀紂之不肖有舜禹之德無天子之薦不免為仲尼有德有薦繼世非桀紂亦不免為伊周然則益是有德有薦卒不有天下者蓋以遇繼世之君賢耳仲尼伊尹周公特借以明益之不有天下須識賓主輕重孔子本禪繼並說引證却重合繼於禪明禹非德衰意天不可知可知者義耳義之所在道之所在德



之所在也。三代以後德不必舜禹，亦有天下。如漢之新莽，魏之曹丕，晉之司馬昭，繼世不必如桀紂，而亦廢之。如蜀漢之北地王，謀南宋之帝昺，皆天之不可知者也。善言天者，理為主，不必術數。能如舜禹，雖不有天下，不失為聖。否則雖有天下，卒為亂賊，能不為桀紂。雖不幸滅國，不損其賢。否則雖世守晏如，不得為仁孝。畏天立命，守身事親，要在恐懼修省，不在得失禍福間也。讀孟子此章，求其可以為萬世法也，須知此意。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慶源輔氏曰：戰國時人不知有義理之學，汲汲然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富貴利達，雖枉已辱身有所不顧，故設此等議論。上誣聖賢，

下便一己之私。

鄒爾瞻曰：蘇氏說伊尹辨天下之大事，有天下之大節，此二語括盡伊尹生平。耕莘時，弗顧弗視，不取不與，卒能伐夏救民，只是中無所欲，無欲則人信之。

林次崖曰：耕莘條即其窮居所守，以見無割烹之事，與我處畝畝條是伊尹自言所以欲從湯之意思，天下之民條是即上二條之言而推其意，就湯以伐夏救民，正行其覺民之志，使親見堯舜也。凡此皆是正天下，決無辱已能正天下之理，無割烹要湯意。至是方說出，然即上三條，天下自任處觀之，其意亦自可見。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



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適義而不苟也

朱子曰道義兼舉體用而言也一介于駟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氣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

雙峰饒氏曰孟子說義必說道亘古窮今只一個道義是隨時處事之權要兩下看既揆以義又揆以道方可處事有合一時之宜及揆以古道則有不合處道是體義是用義以事言道以理言以事言則得其宜以理言則得其正然後為盡善故兩言之

金瑯山曰樂字緊連堯舜之道說道字體用兼該幡然後規模事業皆蘊蓄於此不可說向孤高閒曠上只看相湯時欲親見堯舜樂內便寓萬物一體痲痺乃身意道在康濟天下樂非自適已志祿以天下一段是就他生平立心制行推出猷畝自處不苟行謹峻潔如此非必有其事也下文伐夏救民全是從天時人事窮通常變體認個中道出來隱隱合者堯舜心源處詩書特其大略耳若泥詩書終不見道豈能任重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猷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五高反又尸驕反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夏雲渠曰囂囂然曰幡然改曰兩曰字皆孟子推尹意說出非實有是語蓋總欲形容任天下故抑揚其辭耳

金瑯山曰合數節總是說自任之重與堯舜之道相終始明尹重始進非苟就意始何以囂囂繼何以幡然蓋初只見吾身即堯舜不必別尋個堯舜後思天下皆見堯舜方成得吾身的堯舜迹雖幡然心仍囂囂囂囂是視幣聘非視吾民幡然是殊出處非殊心術伐夏救民變不失正正善用堯舜之道處正樂道無毫髮加損處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猷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



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蔡虛齋曰始之囂囂是堅已之志猶然弗顧弗視之心既之幡然是諒湯之遇不是非道非義之比自吾豈若使至非予覺之而誰也皆尹欲正天下之言其所以欲親見者正有見於上帝付托之意不可負也

金那山曰終身只樂堯舜之道親見是樂堯舜實際豈若乃決計語非脚踏商量語三句須重使是君句引入使是民以身親見句總承不宜君民身平說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其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宋子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事也。其所以當孝。所以當弟。理也。  
慶源輔氏曰。知淺而覺深。知有界限。覺無偏全。程子云。譬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搖撼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已覺也。元無欠少。而亦未嘗有增加。適一般耳。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此解非予覺之而誰也。一句。蓋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須親民。到此地位。自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須著如孔孟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皆是不容已者。



金那山曰天生此民節尹自言我之欲親見道行於君民者天以覺民之任付我不容他諉斯道即堯舜之道上君民分言此只言覺民蓋說湯以覺之也便是使民為堯舜民處而使君為堯舜在其中斯道覺斯民者言道人所固有特衰其不自覺故即以斯道覺之非益彼所無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

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

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蔡虛齋曰此承上據尹所言而推其一民不被堯舜之澤即已覺民之責未盡故引為已辜其身任世道真切如此夏桀無道民不被堯舜之澤者多矣故說湯伐夏以救之此湯以道正天下之事金那山曰自任天下句雖承思天下三句却總括上文意伐夏救民正尹所以廣堯舜之澤釋內溝之耻即下文正天下事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蔡虛齋曰吾未聞二句通承上文而斷之尹之正天下如此決非辱已者所能為聖人之行以下又反覆明其必不辱已聖人泛言尹亦在其中只就一人身上論遠近以未仕而方出仕言去就以既仕于國者言重近與不去方切伊尹歸潔其身見聖人必不辱已決尹無割要湯之事

金瑯山曰提出枉字正字便見要湯之誣潔身正是聖人本領須從弗顧弗視不取不與及辭聘等見得胸中空濶處正最深微處未聞枉已二句只就枉辱二字較輕重不在人字天下字較廣狹難易卽如論語由修已安人說到安百姓人雖有衆寡安百姓却包裹在安人裏面正人正天下亦然正天下作用不無初終漸次却能正人處便是能正天下處

###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

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新安陳氏曰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伊尹所以要湯在堯舜之道而非割烹也其實伊尹未嘗要求於湯如夫子之求之與父不得而子語相似故集註引以爲證

###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尹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慶源輔氏曰此伊尹所自言於此可見其任重之意則其不肯枉道自汙以要君必矣

蔡虛齋曰通章以樂堯舜之道爲主而正已正天下乃該一章之大旨非其義以下詳其以堯舜之道正已幡然三節詳其以堯舜之道正天下吾未聞二節承上意斷其正天下由于正已必無不潔之行未復引書以證伐夏救民之事益見非辱已者所能爲



金那山曰重樂堯舜之道。一句自辭受取與。直到致君澤民。皆是這道。道必能正天下。正天下必不辱。自任即在樂道內。未引伊訓須看一天字。見伐夏救民。上承天意。放伐雖創舉。却與堯舜之道不悖。吾聞要湯二句。是就語反掉。將要字。貼在道字上。辯其非割烹。引書。見尹。正天下。如此。豈辱身。要湯。如彼。不是證伐夏救民。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王癰疽於齊王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蔡虛齋曰此章辨孔子所主之不苟。總是說孔子從不苟主。苟主即非孔子。以深明無主癰疽瘠環之事。

於衛王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讐如字又音讐 顏讐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朱子曰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曰有命對彌子瑕言也。南軒張氏曰聖人非擇禮義為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義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

新安陳氏曰上言禮義。下只言義。進禮亦義。所當進。義可該禮也。



〔宋氏公遷曰〕此章命字與得之有命其如命何賜不受命之命皆以氣言專言氣之厚薄不齊者賜不受命則專自貧富而言餘三條則通自窮通得喪而言大同小異也。

〔蔡虛齋曰〕進準諸禮退決諸義只盡其道之在己者得失則付之命或云聖人只是守禮義但人未必肯肯於禮義故寓言於命以破仕進者之惑是借命為禮義之坊也當退不退是無義不當得而得是無命。

〔高忠憲曰〕命之當然處即是義如用舍是命則行則藏即是義惟義所在即惟命所在非強命以從義也。

〔王厚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為獨夫之言一為聖人之言真文忠云命一也恃而弗修賊乎天者也安而弗求樂乎天者也此聖狂所以異也。

〔金鄂山曰〕進以禮蓋於進之從容處見是以禮也退以義蓋於退之勇決處見是以義也非執定禮去進義去退進退就一時看非兩事不可進即毅然不進便是退不專指進後勇退言孔子隨處是禮義所謂動容周旋中禮也就進退見出來底皆是須貼合孔子身上說若泥定難進易退便涉意必。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王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要平聲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魍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魍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王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雙峰饒氏曰司馬司城皆是宋之官他國則無宋是王者後故做天子禮有司馬司城。

慶源輔氏曰以孔子進禮退義曰有命觀之則必無主癰疽侍人之理以當厄王司城貞子觀之則必無主癰疽侍人之事。



蔡虛齋曰司城雖宋官名此時必奔陳故仕為陳侯周臣曰臣明非癰疽侍人之流也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有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辭之也

新安陳氏曰呂氏所謂無命無義與孟子本文是無義無命也不同進退以禮義而得之有命也於聖賢未嘗加益惟合於禮義而已命之得非所計也進退以禮義而不得亦命也於聖賢未嘗或損無嫌於禮義矣不得奚傷哉安於命而已故曰得之不得曰有命若有苟得之心而欲因時君近狎之人以進則是進退不以禮義而不知有命矣故曰是無義無命也

蔡虛齋曰此亦節上節而申明之如于衛主顏雝由不主彌子於宋主司城貞子便見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既是孔子決不主癰疽既主癰疽便不足為孔子以盡上兩節之意

金瑯山曰近臣本國之臣遠臣羈旅之臣其所為主看他為何人之主以其所主看他他是主於何如之人以觀近臣之法推之知癰疽侍人不足為孔子主也以觀遠臣之法推之知孔子不主癰疽侍人也斷孔子不苟全在義命二字主癰疽侍人謂主之以于進也故舉孔子進禮退義折之不悅魯衛節特就拒彌子便進一步言處變尚不苟豈處常反違義命二節不可常變對說末節繁論所主所為主各從其類見孔子主雝由貞子決不主癰疽侍人苟主之誣初不必為孔子深辯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亦非不苟主一事能盡特出處關士習姑借以示後世之不安義命者耳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之皮食牛以要秦穆  
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不同 百里奚處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  
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秦虛齋曰戰國時功利爲急敢誣聖賢欲借以行其私如伊尹割烹孔子至癰疽待人百里奚自鬻孟子安得不歷數而明辨之哉梁無知曰萬章上數章經中史也辨堯舜禹便退後世篡弑之禍辯伊尹孔百里奚便杜後世干進之漸皆有功名教處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  
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

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

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

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

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

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

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

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



食牛以于主之為汗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  
 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  
 耳 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  
 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  
 先自汗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  
 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  
 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事者  
 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東陽許氏曰後語六反四智二賢皆反覆明奚之事第一總言去  
 虞入秦之智第二第三詳言去虞之智第四詳言入秦之智第五  
 以事實言其賢為下節張本第六以上文之賢證自鬻之言之妄  
 前後皆是彷彿言之惟第五節為要然不智則不能明去就之幾  
 不賢則不足以見其智之正故反覆言之如此

焦漪園曰知虞公節前四段以首段為主首段設言奚不智下三  
 段正言奚非不智必知于主之為汗也相君二段以下段為主上  
 言立功之賢下即其賢而推其必不為自汗之行也奚不諫大有  
 可議然宮之奇諫不聽之後謀國之忠謀身之智為兩得之也故  
 于肅愍云使管仲無佐桓之功終有愧於召忽使奚無相秦之業  
 終有愧於之奇孟子於此處未暇斷奚不是特辨其無自鬻事以  
 折好事之口耳

金那山曰只從不諫看出智來又就智處推出相秦之功據奚本  
 末如此豈不知食牛于主之汗豈屑為自鬻成君之事賢承智來  
 知廢知興承知默來細看本文只將知不知可謂智不可謂不智  
 逐段轉換反覆辯駁却重智上說賢又以結言其去就之正時講  
 資智平對知默知  
 必知與分析皆非

卷之九終

侄孫藻編正







金瑯山曰蔡氏詳矣橫政以朝廷言橫民以鄉俗言頑無知對廉潔懦無守對志字不忍居正是滯處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子夫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棄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蔡虛齋曰何事非君四句作一段天之生斯民以下推其所以不擇事使而治亂皆進之意也

金瑯山曰何事二句是尹之言治亂二句是承其言而狀其行曰天之生斯民七句又是伊尹之言思天下之民五句又即其言而

推其心語氣相承總見任意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陋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新安陳氏曰伊尹道行於當時有功業可見不得以風言夷惠道不行於當時無功業可見而其制行之高足使后世想聞其餘風而興起所以以風言孔子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言之也蔡虛齋曰首六句事上之和次六句處眾之和爾為爾四句述其言正見所以不忍去之意鄙寬以量言敦薄以情言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



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漸先歷反 接猶承也漸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可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南軒張氏曰孔子之速遲皆道所在也四而字比則字尤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之意聖之時者非聖人趨時聖人動固無不時也蔡虛齋曰此舉去齊魯之事而推仕止久速皆當其可久速皆在去一邊仕止則一去一不去皆承去國說因可以字是時四而字便是因時曰孔子也便舍三聖則不可以語此之意

郝京山曰三子詳其事孔子無名迹無事可指只就去齊去魯推

出速久處仕四項狀其神明不測無意必固我此際細入毫芒所謂精義入神從心不踰矩包括萬事非但去就耳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子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



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蔡虛齋曰聖字兼造極自然二意兼知行詭與下聖之事聖字專就行者不同時如元氣之流行乎四時非若春夏秋冬各一其時也孔子此心全體太極闊闢無端消息靡定心即時而非以我隨時此謂聖之時三子清任和只得聖之一端時則兼三子之所至而全之此便是集大成下特借樂以明之要不出時字之意

金瑯山曰上四節只是叙事至此方斷聖有不同清任和特從聖字分別出來是聖之清之任之和非只清任和亦非清任和之聖也單就時說便誤時字統論孔子生平就聖心全體元氣渾淪看全是神明員徹無一毫凝滯下文智字正發此意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鐃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



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朱子曰：孔子全太極之理于心，于清任和之理，自然無不該。涵非取三子之清任和而兼集之也。集大成也者，六句正言樂之集大成。始條理四句，正言孔子猶作樂之集大成。金聲而玉振之者也。此句虛下四句，明之聲字振字俱活字。之字指眾樂言，始終亦俱活字。此二字不重條理與金玉字重，眾樂非無始終，但條理不完備。惟金聲則條理無一不始，玉振則條理無一不振。是金玉為樂之大成。孔子智之事，聖之事，直頭便是這個。豈不為集大成智妙于時，則為圓融通達之見。故萬理兼照而不遺，即金聲之無一不始也。聖妙于時，則為圓融通達之見。故萬理兼照而不遺，即金聲之無一不振也。此四句極言其兼備之意。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扣之其聲詘然而止。如今樂之始作，先撞鐘是金聲之也。樂終擊磬，是玉振之也。金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

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序亦不可紊者焉。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中。聖人之知，精粗大小，無所不同。聖人之德，精粗大小，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之所得與也。然即其全，而論其偏，則纖而不能洪，清而不能濁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金聲，而遽以玉振之，雖其所以振之者未嘗有異，然其所振，一全一闕，則其玉之為聲，亦有不能同矣。始條理是知，終條理是行。工夫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極於一偏，緣他合下少致。知工夫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終之成，亦只至一偏之極。孔子合下，知得至到，看道理周偏精切，無所不盡。故其德之成，亦兼該畢備，而無一德一行之或闕。

南軒張氏曰：條理云者，有倫緒而不紊之謂。始條理者，析眾理于毫厘也。終條理者，備眾理于一貫也。據此一節，乃是言學者之事。明聖人之智，學者所當先務。必明盡眾理，咸極其至，然後方行造夫聖人之所以聖者。始終各有條而不可亂也。智之事，聖之事，猶言學智聖之工夫，非便以為智聖也。



東陽許氏曰此一節以樂比孔子知之至行之極條理即入音以金而聲之所以始其衆樂以玉而振之所以終其衆樂聲振始終皆是動用字惟其知之至故能始萬物惟其行之極故能終萬事是爲聖智兩全

林次崖曰集大成條是說孔子之兼全衆理處巧力條是推孔子之所以兼全衆理處

蔡虛齋曰集大成句是總冒下把金玉形孔子之聖智正見爲集大成道妙于時無一理不包無一德不備其智無不照聖無不詣極一如金玉相宣而始終兼總乎衆音也一節總是惟時故備之意須知三子未嘗無聖智但不如孔子時中之聖智獨渾全耳然孔子聖極其備由智極其全故復有巧力一節此節重在聖智所該之全末節重始以該終兩節聖智俱就孔子身上說其聖智之時所以集大成而智以成聖尤孔子之所以集大成也集大成節始終二字有聖本乎智之意但意未明白故復以巧力譬而明季九我曰金聲而玉振之本文以白解大成二字始條理以始字發明聲字終條理以終字發明振字智與聖則孔子之集大成處采羽皇曰條理二字不黏始終字謝始乎衆條理終乎衆條理也故始即徹終終即藏始若只說初間條理終間條理則聲振亦條理之一耳安能集大成

趙毅庵曰下一而字雖已見側重金聲意然在此處還以而字作大成之始終兼全意居多即末段智之事聖之事亦尙未露偏重意直到末節譬以巧力方說出聖由于智孔子異于三子處正在此耳此章智字用不著致知工夫等語只在合下看孔子之智生得全三子之智生得未全便知四聖人分途處

金瑯山曰此二節是贊聖之時只單說孔子看集大成一句冠孔子二字可見此處只就大字形容始終義相連金聲內便寓聖由智意再承說智聖譬以巧力其旨愈明始終不必泥後先只重兼總條理上蓋此以兼總條理爲大成非以始終有序爲大成三子非無始終但條理不完備耳金聲而玉振之一而字便見樂成於玉振而實始於金聲因悟終即成字之意始乃所以能大之意金聲也者四句是論樂始謂析衆理於毫芒以後之條理皆自此引起終謂備衆理於一貫以前之條理皆從此收拾始條理者四句又從喻言中出正意智之事是生而知之理無不照故猶始條理聖之事是安而行之理無不體故猶終條理朱子條內終條理是行工夫趙毅庵以力量二字易工夫二字合下少致知工夫以合下不是生知易之並存俟參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智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出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大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朱子曰。金玉備。巧力全者。孔子也。顏子之博文而約以禮。竭才而不能及。則金聲已而玉有未振。巧足以中而力有未完者歟。以所至論之。則顏子不若三子之成。以所期言之。則三子不若顏子之大。惜不及見其成耳。然就三子而論。則伊尹之學。又密于夷惠矣。問以智比聖。智固未可以言聖。然以智譬巧。以聖譬力。力既不及於巧。是聖必由於智也。明矣。尹和靖乃曰。始條理者。猶可以用智終條理。則智不容於其間矣。則是以聖智淺深而言。與孟子之意似相戾。伊川引易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其意若曰。夫子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其始焉知之之深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之。未盡。故其後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非終條理者未到。以其始條理者已差矣。朱子曰。甚好。雲峰胡氏曰。此章之旨。集註偏全二字盡之。譬之樂。則二音自為始終者偏。而八音相為始終者全。譬之射。則力而不巧者偏。力而又巧者全。孟子始則皆謂之聖。各以其所行言。未則先智而後聖。統以其知與行言。惟知之偏。故行之所至者。各極其偏。惟知之全。則行不期其全而自極於全。

朱氏公遷曰。此以德行道造極言聖人。孔子之聖。以全體言。三子之聖。以一節言。孟子之贊孔子。自其知行兼備而言。故合智聖而論。聖。子貢之贊孔子。自其體用兼備而言。故合智仁而為聖。蔡虛齋曰。上節重在智聖所該之全。未說到始以開終意。故復仰



射者之力始于巧以明智先于聖之意智譬則巧只取射得不偏如射者之正見其的也聖譬則力只取行到盡境如射者之末力不衰也此二句虛不直言所以取譬之意由此射至於彼中非爾力明其為巧之所為也孔子惟知止故能得從心不踰距三子惟資稟所造智偏而聖亦偏故不及孔子

季衷一日不有始那有終不有智如何成的聖巧力之譬正說智所以能妙乎聖處聖智兼備而惟智乃神巧力並用而惟巧乃中此孔子所以獨為聖之時者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

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慶源輔氏曰兼并則其國日大僭竊則其祿日侈

金瑯山曰錡慨當時兼併僭竊非周制之舊故發此問孟子因言諸侯敢於無王蔑棄典籍詳不得聞然籍雖去而有不者去者在故槩舉大畧如此得其人而潤澤之為政因先王之道雖百世可知嘗聞其畧一語甚有關繫

天子一位公二位侯三位伯四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



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二位中士二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輔氏曰爵以位定。

蔡虛齋曰天子一位君一位各提。起天子一位定于天。然天下不可以一人治。于是有封建之典。公侯伯各一級。子男同一級。大小不紊。而班爵通于天下。天子君于王。畿羣辟君于列國。君一位也。然國亦不能以一人理。故有命官之典。卿大夫上中下士各一級。貴賤相臨。而班爵施於國中。

金那山曰天子一位君一位位字重爵有定級曰位。截然而不可亂。合上下之位觀之。則等分矣。故列之以等。君一位。君字兼天子大國次國小國之君言。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輔氏曰祿以田分。

春秋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趙氏惠曰邾曹姓。子爵。顯帝之後。邾附庸之國。未得列于諸侯。故書字以別之。中國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例書名。

蔡虛齋曰此班祿之制施于天下者。班祿以地言者。祿出于田。故也。方者正方之意。此一節有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之意。

金那山曰此節制字重。見祿有一定之制。多者不可減。少者不可增。天子千里。想見居重馭輕。強幹弱枝。尊無二上之義。不達于天子。兼朝覲會同言。附庸庸字。從功訓為長。周禮民功曰庸。以治民之功。附諸侯以達于天子。亦述職意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詹氏道傳曰附庸凡四等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

蔡虛齋曰此班祿之制施于天子之國中者內臣受地視外諸侯重王臣以尊天子也受地者受采地而食其所入即其祿也諸侯不言公以皆百里也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

金瑯山曰此見天子之臣且視侯伯子男則諸侯何得僭竊兼併受字視字及下差字皆制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

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

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

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

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

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

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人而已

蔡虛齋曰此下三節班祿之制施於諸侯之國中者不重君祿但以君祿為準則耳

此所謂田皆指助法之公田而言除起外八區

金瑯山曰公侯伯子男受地已見上文復擬出地方百里等句欲為卿祿準則耳國有大小卿以上三等國不同者卿祿已厚次小

國不殺則地之出不足以供大夫以下三等國皆同者大夫祿漸薄次小國又殺則臣之養不能自給周制曲盡如此祿足代耕兼下士與庶人在官者說讀禮疑圖云按下士一位在班爵內一等



而中士之祿倍下士。則下士謂已仕之臣。有田者也。朱子謂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但受祿如官。如田之入。此非指下士也。蓋宿衛公官之諸公族。與夫國學所養之賢。樂師所教之瞽。其次則有府史胥徒。府如今斗庫。史如今吏書胥。如今承發徒。如今承差。其下如門閤之直。皆於公署中應役者也。外則有居肆之百工。而餽廩焉者。皆為在官之庶人也。與同祿之與。猶許也。言庶人在官之祿。使得與下士同。也。謂之庶人在官。則事有繁簡。人有眾寡。所重在養。祿宜有差。故云足以代其耕。謂不比下士之田。定以百畝也。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一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朱子曰。君十卿祿者。猶今之奉祿。蓋君所自得為私用者。至于貢賦賓客。朝覲祭享。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為公用。趙氏曰。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蓋卿而上。其祿寢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寢薄。苟又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以糞糞多而力勤者。



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 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 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自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蔡虛齋曰此發明祿足代耕之意耕者之所獲自九人至五人方盡農有五等以力之勤惰而食因以異在官亦有五等以事之煩簡而祿因以別也先王之意蓋曰使以此力而用于耕其所食亦猶是耳所謂祿足以代其耕也不及下士者想下士之祿只等上農夫也

金邪山曰爵祿班自天子天子之所以建於周室諸侯伯子男卿大夫士大國次國小國庶人在官者耕者各安其等各取為差者當時創之則制後世守之則籍也兼併僭竊惡而去之遂無有問之者矣然籍可去而畧不可去也所謂畧者正以爵祿之各有其等而十與倍同與差者終不可磨也北宮此問正不得云去之而遂無有問之者也章中三提天子正使惡害已之諸侯凜然而不敢犯錫爵詔祿自天子出天子一位節是班爵之大畧見爵有一定之分不可私為軒輊天子之制六節是班祿之大畧見祿有一定之準不可妄為損益總是推見周先王治法意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新安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賢者必不與之友矣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小大之差  
金邪山曰友德從不挾來惟不挾方能友德三不挾下用而友字煞住友其德句下用不可句緊承文義自相照應挾非挾以驕人



只一念自負不能下人便是挾。獻子至帝堯是舉舉古來不挾貴者必如堯而後為友德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

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慶源輔氏曰獻子忘其勢不挾貴也五人忘人之勢無獻子之家也。孟子歷舉四事首於獻子事詳之以見上之友下固不可有所挾下為上所友亦不可有所利一有利之之意則為人所賤失其可貴之實而不足友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音秘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蔡虛齋曰師友皆友德之意。王順長息句輕帶見若非此等人敢不師且友之而使之事我也哉。

姚元素曰惠公不敢躋王順長息於師友列正是尊子思顏般處。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



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以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

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

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 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

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蔡虛齋曰不敢不飽以上是稱平公之不挾以下斷其所未至亦因而示人以王公尊賢之則耳非貶平公也

夏九範曰終於此下非貶平公乃文意轉關處喚起堯友舜見王公尊賢宜如此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送為賓主是天子而有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

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官也堯舍舜於副官而就

饗其食

蔡虛齋曰此言堯不挾天子之貴友道之至至上見者由側陋而見堯也館甥貳室則以賓禮遇之館舜則堯為主而舜為賓亦饗于舜則舜為主而堯為賓此只說不挾非是正說王公之尊處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

其義一也 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

不為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益

子言必稱之也



雲峰胡氏曰中庸五達道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不言交獨曰朋友之交集註云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易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即中庸所謂朋友之交也朋友居人倫之一而足以輔仁則又有裨於人倫者也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既稱盡君臣之倫又稱其盡父子兄弟之倫此則又稱其盡朋友之倫朋友人倫之一非如堯之友舜不足以為朋友人倫之至

金瑯山曰論友直推到一德泰交上見天子能友匹夫方是友德不挾貴何況小國大國孟子見當時不尊賢好臣所教故論友及此却寓感慨意前段自孟獻子一步進一步說來語氣直趨末節結上四節而斷其同歸於義重尊賢上尊賢即友德也敬字正對挾字下敬上上敬下總見不可有所挾意又以敬字換他友字正是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同意。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金瑯山曰恭是交際一念之恭舍下交道接禮意說個恭便見當受達說云恭指心言與何心也相應默雷亦云交際是禮恭是心

張芑山駁達說看深了恭字不切當日諸侯非是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金瑯山曰章意交際固是恭辭讓亦是恭何以卻便為不恭是疑其當卻孟子言尊者方致恭來賜却心逆料他所從來義與否是我我不恭處以是為不恭自家心裏見得此是不恭故弗卻也其所取至受之十四字緊根上曰字一氣讀下是竊計非義正是心卻



意義不義重不義邊雖押入受之却重不受邊尊者指諸侯其字即指尊者以是字故字正與兩平字而後字應亦是從心上看出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賤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蒸豚之類也

金邪山曰上所取之數語正是心卻萬章認了辭卻故有無以辭卻一問交以道是恭之大義可原處接以禮是恭之節目可觀處禮即在道中斯孔子受之一斯字物來順應何等直截只看孔子受陽貨饋豚便識得交際不必心卻處孔子正道禮之得中處

達說交以道非出於無名接以禮不失之苟簡看道禮二字有斟酌方與斯字相關有不必深究誅其意意卻則道窮無復之矣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諫是不待教而誅之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聲諷書作慙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瞽無凡民二字諷怨也言殺入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



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烈十四  
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  
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問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趙氏為三代相傳以此法  
不須辭問也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或謂若義在可  
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人者乃為暴烈不義如此如  
何而可受其餽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虐之意云爾或  
又以為烈光也烈受光烈至今也是三說者擇一而從之可  
也何至闕而不為之說乎

金仁山曰殺人奪貨人所共惡於法皆不待教而誅者也此法三  
代遞受不待辭說今尚明烈禦奪之貨如之何其可受乎  
金瑯山曰此節輕引起下節引禦以為例乃為下文諸侯猶禦張  
本不可猶不可受康誥只明不可二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

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  
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  
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

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

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  
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  
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  
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  
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日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



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慶源輔氏曰。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於此見孟子待人之恕。夫執其克類盡義之說。欲禁以繩人。幾何不流於於陵仲子之為哉。蔡虛齋曰。萬章苛責其物所從來。始終以為可却。孟子薄責其物所從來。始終以為可受。不知不却而受。此委曲以為行道之兆。即孔子同獵較之心。而仕際可公養之意也。  
林次崖曰。將比二句。是就法度上。辯其非真盜。夫謂非共有二句。是就義理上。辯其非真盜。  
正月林曰。法與義。雖二項。却相承說。以法而例論之。未同於盜。以義而極言之。方似盜耳。  
陳伯玉曰。獵較之說。似與受賜不相蒙。然只借來做影子。其所以

猶可之故。照下文看來。獵較之中。原自有機權。則受賜之中。正自有妙用。事道之義。引而未發。類者。人事之相若者也。義者。天理之所宜者也。羣分總聚之謂類。類有可克。有不可強克。權變推移之謂義。義有當盡。亦不能必其皆盡。

金瑯山曰。禦不可受。猶禦便未與。禦同科。非有而取。為盜。蓋克不取之類。到義之盡頭處。雖一介不容苟取。却是君子克己精義工夫。豈可執以律諸侯交際。如獵較爭禽以祭。事同攘奪。孔子猶且因俗。况交際以禮來。恭敬相先。何不可受。一字活看。只從其為不之禁耳。

曰。然則孔子之任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



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慶源輔氏曰。以所謂吾豈瓠瓜焉。能繫而不食之說。與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說。觀之。則是乃聖人之心也。又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以見聖人同物之仁。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以見聖人處事之智。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以見聖人制行之勇。

蔡虛齋曰。章疑孔子同俗非事道。孟子答以雖同俗而實寓變俗之意。亦不妨于事道也。章又言如此。則孔子亦不得已而為之。何不遂去。孟子言獵較特一事之從俗耳。他所為以試行道之端者。固有在矣。所以望於魯者深。直至兆果不行。然後斷然而去之也。杯次崖曰。不以四方之實供簿正。正欲陰革獵較之弊。蒙引乃曰。只用獵較所得者。未是玩註曰。彼獵較不久自廢。便得。

唐荆川曰。兆足以行自孔子之道。言而不行。自時君言。必人不能行而後去。若其初且為之兆。而不去耳。見行可節。皆初心不遽絕天下。處孟子去齊三宿出。畫亦然。

金瑯山曰。章亦知孔子事道特疑事道中多此一段委曲。孟子以欲事道交際。自不可拒。孔子不禁獵較。却先於簿中正祭器。使器有常品。實有常數。前此馳角之習。不覺潛移。默奪此正。以獵較變獵較。更化善俗。事道妙用處。兆本足以行。而人足不能行。見聖人道窮處。足以三字。乃自反無闕意。未嘗三年淹。須照上而後字。說出孔子不忍去之意。惟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雖欲淹留。不可得。非苟可以去。而決於去也。為兆。是就難行內斡旋天時人事。使此道不終否塞處。須推見斯人。吾與天下有道。不與易意。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 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蔡虛齋曰見行可固是為道際可是禮賢者亦知重吾道養是養賢者亦知敬吾道道或有可行之兆故皆仕之三句皆以事道為主下實其事公養即是受賜孟子之受交際亦是願學孔子處徐勿齋曰末節繫孔子之所事要發事道意上三句重看下三句不過引証須把行可句為主行可固是為道際可雖是禮賢然知重吾道則道或可行之兆公養雖是養賢亦知敬吾道則道亦或可行之兆孔子本仕定公而言季桓子者桓子執國命故也孔子至衛靈公聞而郊迎是際可公養不過受餽傳食而已孔子際可與公養即是受諸侯之賜孟子不絕諸侯之賜意蓋如此

金那山曰三仕從為之兆生出皆實說孔子事道如此見受賜自有深情不宜苛繩諸侯意萬章看得交際輕始終以為可卻孟子看得交際重始終以為可受受非徒受亦猶孔子事道之意也仕桓子將用桓子也不是因其慕道而就之當時上陵下替政頹俗靡孔子欲借桓子扶魯抑強故墮費郈郕皆自三家始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皆去聲下同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



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饋養者

采羽皇曰為貧是仕旁路行道是仕正路立朝不行道只為貧一念壞了富享千鍾貪利不止下同壟斷豈知天下無可為貧之仕即抱關委吏隨分自盡亦不宜藉口為貧苟且尸素須以孔子求稱職為法仕非為貧一句明白說破使令仕路上人無措足處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金瑯山曰二辭字活看為貧原無尊富何待辭去言擇仕時自審當如此不可妄萌希覬蓋不得已而為貧須處卑貧就為貧內不失為道之意方可居貧居貧字是祿薄為貧字是家貧不同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惡平聲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



也。苗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金瑯山曰：數節須先看仕字分曉。後世只認仕是為貧，苟營祿利，何所不至。開口說個仕非為貧，便埋伏行道使知仕無尊卑。各有一職守，自宜自盡。如抱關擊柝，必須奉職，方免曠官。即孔子當日身處卑貧，會計當裁，不愧委吏；牛羊壯，裁不愧乘田；盡職處，便是盡道處。兩而已矣。有心盡職而後已之意，見事不可離道，即入仕便無竊位苟祿之理。卑貧且然，何況位高。此處雖只說卑貧當稱職正，喚起立朝不可不行道意。

###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朝音潮。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新安陳氏曰：此始為為貧而仕者言。終為位高祿厚者言。居卑貧者，其職易稱，尚必求稱其職。如孔子為委吏乘田，必求會計當，牛羊之茁是也。豈有位高祿厚而不求行道，以稱職者。今人于位卑言高，則凜然懼其為罪，而不敢犯。于立朝道不行，則真然不以為恥，犯之罪自外至，猶可言也。恥自内生，當恥而不知恥，不可言矣。蔡虛齋曰：此章為為貧而苟祿者發。不知高官厚祿非為貧之具也。既是為貧，便有為貧者所宜居之位，必取職之易稱，豈可苟哉。金瑯山曰：上句只借來形起，下句見得越職固可罪，苟立朝不行道，較越職更有不容解免處。此句正應轉首，似申明苟仕非道意，立人本朝，事權在握，正可以行道地位，道不行，只因趨利避害，固寵怙祿，全不從君民起見。故曰可恥，有位必有職，本分內必求自盡。位卑言高，正是居卑貧不能盡職，徒空言賈罪，罪不容道。未，有立朝，居尊富而可道不行者也。道既不行，雖倖逃罪譴，心裏如何得安。好官自我笑罵，由人到底得罪清議，就令一旦辭尊富而去，亦難以謝天下。恥字從良心不能自欺處痛加針砭，所謂一字嚴於斧鉞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蔡虛齋曰托與賜相近但託是自我而託于彼其意倨故不敢上擬諸侯賜是自彼而賜于我雖不嫌倨而亦混同于有位之臣上不敢以各分言下以職分言

郝京山曰寄旅依人館穀曰託不獨失國之諸侯然託於諸侯惟諸侯乃可古諸侯失國亡在他國曰寄公寄即託也如魯昭公依託齊晉之類士雖在他國不肯仰託於君以道自重也雖是不敢比諸侯實不肯苟且因人也贍賑曰周賞賚曰賜執事曰役以事食人曰食周無常數君所以待民也餽無常數主賓所以待臣也食有常數臣所以受養於君也餽無常數主賓所以相交際也周者周其乏無祿則隨宜周之有祿則如數賜之賜則君以例頒之食

則臣以身就之周則有司承君命與發之餽則君使人將送之周士與周氓異以氓冒臣禮故曰不恭雖云不敢實不欲輕食祿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以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新安陳氏曰未仕為民既仕為臣方為民可以受無常數之周恤未為臣不敢受有常數之俸祿士之自處當然也

蔡虛齋曰此言賜有常數不可受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

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

宋氏公遷曰此見聖賢交際之道於衛見子思盡人臣之道於魯見子思居賓師之道犬抵子思為人方正而嚴毅上可以見曾子之傳下可以見孟子之所傳

蔡虛齋曰此言餽之繼必以君命者為不可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蔡虛齋曰此言餽之繼不以君命將之乃可受也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



於猷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下女字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蔡虛齋曰此言人君養士之的以見士不遇只合守為氓之禮也金鄒山曰重國君當舉賢意士居人國以分則氓以德則賢君而氓之上不敢自同於國君次何敢自同於臣職君而賢之不惟當有養賢之禮尤當有舉賢之道能養則不必周能舉則不徒養必如堯之能養能舉始得不則繆公不能舉不能養究竟不是悅賢士惟引去耳孟子客卿可為祿不可受齊王可朝召則不往饋遺不卻無處則辭此皆析義精微處因萬章問而詳論之見君之悅賢當以堯舜為法繆公之於子思養即不繼悅亦非誠不惟不可得其受賜即周與餽亦何得其常受也此即孟子自待之意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

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質與贄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薛方山曰士可為草莽之臣可為市井之臣可為徃役之庶人却不可為徃見之士即此便是禮門義路界限處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徃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徃見之何也曰徃

役義也徃見不義也

徃役者庶人之職不徃見者士之禮

蔡虛齋曰召之則不徃見之只在一召字生議論徃役徃見皆自君召之徃見不義也最重自且君之欲見之也至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皆明此句之意又自此下五節皆所以申明此意此言不見是禮徃見是不義後言君子義路禮門正是前後相管攝



金瑯山曰萬章所問是何義。孟子却答之以禮。再問申之以義。須知禮。即義也。後禮門義路張本在此。此一召字。發下許多議論。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也

為並去聲

金瑯山曰通章說君不可召。是主意。肯綮全在君欲見上。只借萬章君欲見之四字。挑剔出欲見賢不以其道。正與君之欲見之何為也。哉句相照。何為為其一呼。頻應。總在一欲字生出。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乎

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于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可召之意

蔡虛齋曰此引子思一段。正明不可召之意。重而况可召乎。一句引虞人復借以形士以暢不可召之說。非與子思平層兩証。此段重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一句。

徐倣弦曰亟見一節。是即子思之言。明士不可往。見齊景節。至不賢人之招。招賢人是即虞人之事。明士不可往。召。或謂引繆公事。言君不可召士。引虞人事。言士不可往。見非也。

金瑯山曰引繆公事。見友士且不可得。如何反召師召賢事之云乎。一句是述古語。豈曰句。謂古人只說個事。豈特如君曰友士云爾。明折倒繆公一個友字。蓋欲抑其驕而使之下士也。豈不曰以下。是孟子推子思意。重以德。上干乘二句。是就上文斷之。放開一



步。况可召。與急。回顧。召之。則不往。見之意。不黏繆。公。子思看。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喪息浪反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

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蔡虛齋曰以大夫之招二句承上說來。以士之招二句又因虞人不往推出。總以非分之招不可往。起下不賢之招不可往意。註不致往是過其分。不可往是屈其節。林次崖曰以士之招招庶人二句。語意未仕。是搭以大夫之招招虞人二句。引過况乎一句。此句下。就當繳云其不可往也。決矣。便見得不可往見。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  
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  
之義

蔡虛齋曰近則就見遠則幣聘此欲見賢人而必以其道也舍此而召之卽非其道卽是欲其入而閉之門此二欲字要分明不以其道卽召見所謂不賢人之招也欲入而閉之門正喻賢者不可見意義禮非兩件就制事言謂之義以其合乎時宜而事無乖舛也就檢身言謂之禮以其品節規矩而動無頓辭也義以起禮禮以義定只是一理義義人世子止之宜授以防檢事當率之以行是卽人之通衢大道也禮酌人情進退之節設爲範圍人之日用動履必從此範中過是卽人之防閑闔域也能由與出入自平素立身行已言而守不傳質之禮重不往見之義尤其大綱也此一節詳明士所以必不應君之召也

金瑯山曰義禮不可斯須去故直指是個路與門能字自君子平日制行持身言而出處進退在其中如爲士則不往見是禮義爲

庶人則往役是禮義爲臣則急趨君命是禮義引詩須併上數句渾說末節就孔子不俟駕一事推明庶人爲臣有官守者宜如此急君命士則與此不同也宜不往也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平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 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慶源輔氏曰觀答陳代章知不在道從人之義觀答公孫丑章又知不爲臣不見之禮觀此章又知賢者有不可召之意蓋君子之出處進退一惟禮與義而已初無適莫也

金瑯山曰孔子當仕二句雖說奉職趨召言外要見進禮退義當



時使非以官召孔  
子亦必不苟徃意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新安陳氏曰廣狹有異勢而善無異理雖千萬人同此心此理也惟善蓋一鄉始能友一鄉之善士不則我所取之友必有所偏或有所遺不能盡得而友之矣一國之善士即一鄉之善士中其善不止蓋一鄉而足蓋一國者也推而至於天下皆如此友也者友其善也善之所在聲應氣求自有天然不容不合者非可以勉強合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向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眾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雙峰饒氏曰進善無窮已故其取善也亦無窮已取善無窮已則其進善也亦無窮已取善之地所以愈廣者由其善之進進而不已也取善之心果曷有窮已乎之人也推其所至殆將生平千百世之下而可以繼徃者于千百世之上奚止為一世之士而已哉雲峰胡氏曰人性之善古今所同孟子論性必論其故論尚友必論其世皆已然之迹也論性而不論其已然之迹性之理易涉於空虛論古而不論其已然之迹古之人易涉於遼邈蔡虛齋曰此重論世而知其入上詩書非必其人自著凡歌詠紀



載其事者皆是。論即在詩書上論。非只誦讀直以己心設身處地而合于所行事。則得其人。且得其心。是上而與古人相友也。  
金瑯山曰。友與交不同。尚友皆友也。猶之親炙與私淑。皆學也。私淑正是願學的根源。尚友全從天下未足處。矢願論世。知人不從口耳乞。生活斯字語甚緊。便有親之近之。惟恐當面錯過的意思。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



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新安陳氏曰親者可以行權疎者惟當守經

西山真氏曰愚按貴戚易位之說非後世所得行君有大過惟當反覆極言如屈平劉向之爲爾同姓之卿雖無可去之義若其君有大惡而不可諫易位之事又不得行宗社將危豈容坐待則微子去之亦有明義存焉其惡雖未如紂然非可仕之君義不當食其祿則魯之叔肝可以爲法春秋宣十有七年公弟叔肝卒穀梁傳曰叔肝賢之也賢之何也宣殺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春秋貴之因時制義初無定法也又孟子反覆二字最宜深體前世人臣固有見君之過失姑一言以寒責者曰吾亦嘗諫之云耳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其用心既欲苟全爵位又欲厭塞公言張華之所以見屈於張林而不能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不從則去此人臣之正法孟子之言胡可易哉

丘月林曰下段泛言有過上段特說有大過者欲說到易位因從大過說起大過不聽則宗祀危故不得已而易位耳若謂餘過可坐視只於大過著意則防微杜漸之義謂何

金瑯山曰齊王不問爲君而問卿分明責備在卿孟子直說兩個不聽却深警君怙過復諫方謂權可自恣威可自逞豈知貴戚便易位異姓便遠去危殆至此可不警惕反覆二字重必積誠感懼盡力匡救忠君愛國之意明可信天下幽可質鬼神直到無可如何處方是反覆若有毫髮未盡忠誠未孚焉得遽言易位遽言去

孫蔚編正



問所

下... 問... 所... 問... 所...

享和壬戌

